

鄉池



他鄉

他鄉的雲烟，似故鄉的黃沙蔽天；他鄉的雨珠，像故鄉的北風冰寒。

含了冤抑，憂鬱，苦悶，疲乏與被壓迫的悲痛，我伏在這行將凋落盡了的樹林之下，遙望着遠山在黑茫茫的空幻裏；惦念着和平的家鄉，在炮火的顫聲裏。

我正作着一個噩夢：在狂風似的旅途，我捨了恩愛，從急馳的青春車上，跳到那凶浪拍上沙灘的海邊，是否我可以

化成苦苦的海水，興起高高的波浪，捲入人間，將一切都吞下我這惡恨的腹中，行一次殘忍呢？我正在遲疑。忽地連續的砲響，把我從夢中喚醒。我急起來向暗中瞭望那裏，那裏正死着千萬英雄的遠處，閃着火光。

哎，把熱血灑在自己身上，把一切犧牲在沙場，還可以親手殲滅這世界的一部份！誰更比含了冤抑，憂鬱，疲乏與被壓迫的靈魂，無處伸氣去呢？

夜風緊了，戰雲在繪畫出慘敗的家鄉，冷風吹來了湖水的顫動於茫茫之中。山邱都掩了臉伏跪在草野，哭泣着永不能哭訴的曲衷。那和平的音韻，在我戰索的心情中，已被軍

笳的淒聲所掩。全宇宙啊，都在悲泣——悲泣這些誠勇的男兒，慘死於慘惻之中。

然而那更慘於慘死的呢，只合孤另地在山之深處，夜已頽唐的時節，在行將凋零的樓間低泣。

我於是又在入夢：我站在吐火的山頂，高出於灰色遮盡的青天，拿着那斬過多少的青春，忠誠，熱誠的寶劍，指揮着多少烏托的士卒。我把這全在世界用礮轟燬，我把人間消除，我把那伏着殺機的笑臉，那酸刻的甜聲，一並和怨恨，嫉妬，和被壓的鬱氣掃盡。然後我一口氣把士卒們吹飛天外，把寶劍砍掉了青山，哈哈地痛哭一場，滾身入兇浪拍上

沙灘的海邊，化成了苦苦的海水，興起高高的波浪，捲入了人間，把一切都吞下我這恨惡的腹裏，行一次殘忍，把一切消除……

那以後，一片陽光，橙紅色照滿了潔白的大地，靈芝草和紫羅蘭長滿了全世界——那世界再不是人寰！再不見他鄉的雲烟，再不有故鄉的黃沙與惦念，也再沒有陵悔的殘酷。

……
似人間狂笑的砲聲，轟轟地傳來，把和平與怒怨的好夢，擊得粉碎。我重現於塵世間——重返入地獄的人間。

一九二七十月下旬

血 碑

黑，寒，風顫顫。

封碑呆立在我背後。我蹲在淒黃的草地上，對着涼風灑出熱淚。

這碑面上，是否有過人倚着哭號，沾染了千古不消的淚痕？我這昏花的眼，如何看得出！夜已近了；我試探問蒼茫的晚烟，晚烟除了授人寒冷，寂寞，淒迷之外，便永永是默然無言；有時只一兩聲顫弱的鐘聲，送自似遠而實近的山之

深處。我不能用眼來看這古碑，才背了它蹲在淒黃的草地上，用淚掩住了眼，用幻憶去求尋碑上的慘文。

他已然睡眠在尋不到而終可尋到的床上了。那床上，才是真正的偉大，安適，舒暢，快樂的所在！他也許在生前作了多少偉大的功業：那一柄銀亮的剛刀，染着點點的鮮血痕，層層的照着舊血痕，那被刺的，有老父母，有愛妻，有——一切捨不得的珍惜。那金輝的繡冠，暗示給我多少老弱窮困者的哭號聲。然而，這些功業都隨冷風去了；那偉大的人們的靈魂，也被冷風吹散，它的叫號更慘於老弱窮困者的哀音：它奔逃於枯黃行將脫落的樹葉之間，與愁雲慘霧的深谷

之中，它在叫號着求已失的偉大之軀體，但……一切都不可復得了！這偉大者的靈魂，也將隨着冬寒的嚴酷漸漸地消泯無聲！

幽寞而悽慘的靈魂，不要再迷戀那生前的偉大罷！更不要叫號於此冬寒的傍晚，使我心碎吧！那最偉大的，是睡死在床上，這不可尋而終可尋的床！不要寶刀放在屍旁，不要珍珠含在口裡，不要盔甲蓋在身上，只要埋在深深的土下，再不見這人間的紛擾——這靜謐，這安舒，天天地還要偉大！

我方在幻視這碑文，忽然從無限的遠方，四面吹來雜亂

的哭聲，這哭聲使碑面上驟添了萬千的血紋！我於是至終看見這古碑上確有血痕了，然而這不是悼亡者痛哭時遺下的慘跡，却是這享過一世榮華的英雄生前劍下所慘死之士卒們靈魂伸冤的血淚！

全身顫了，我恐怕那一羣靈魂，一齊湧來，將我囚在碑下，令我償那些未得償的生命。於是我就在淒黃的草地上，爬過了墳頭，匍匐在一棵老死的斜樹下。我張望着那四方奔來的像拿了兵器的勇士之靈魂，正在擁着一片片墨雲，凶凶地來着，狂風先給他們在昏黑中摸索着道兒。

在狂風聲中，我還能隱約聽見人間一片雕石聲，高碑一

座一座的又將立起！

在這凶猛悽寒的晚上，我不敢再尋求那些行將立起的碑文上的血痕了！

黑，寒，風顫顫。

一九二七，十，十三。燕舫湖畔

遺扇

在昏沉的蒼海邊，無人聲，我心繚繞着薰香的酒氣，似醉人一樣迷惘。海風冷清清地吹來了一陣酸苦的回憶。

月正懸在天角：疏星幾點，宇宙淒涼；灰色罩住家園。老母扶我乘上了瘦馬，幾點默然無語的悲淚，送我就道。我把熱淚咽入咽喉，當作酸酒。朦朧寂靜中，轡鈴撩亂中，我幾次回首，幾次見我母還倚在牆角低泣，使我幾次酸鼻。

幽揚孌弱的小風送傳來顫弱的低呼，我急轉過馬頭重回

到母親身邊。

她已經因傷痛失了語言，眼爲淚所模糊，乍辨不出幼兒的復歸。我軟聲呼了母親，她才把笑容掩住淚容，想欺她聰慧的愛兒。

她說呼喚我不是想我，是爲給我一件禮物。『這裏一把象牙小扇，拿去細玩。它是你父親十年前給我的珍物，同一樣的一把在他手裏；這一把在我手中，如今我贈給愛兒，祝你前途幸福。』

我輕輕吻了她的顴額，吻了香扇，幾行熱淚，送我疾馳而去。

這淡黃的玲瓏物，象徵着母親的愛，願望，和慈厚。我緊把着它不離身邊，把它當作靈符護身，莫有更心愛的東西可以佔有我的方寸。

但——當那蒼海茫茫，黑夜昏昏的時候，沙灘上的巨魚，翻跳所激起的水聲，和奏着微微泊泊的低泣，我竟在淺沙的海岸，暈倒在自然的懷中，似嬰兒落在深谷，全然失了知覺。那牙扇，竟偷偷地溜下水中，沉，沉，沉，沉落到寂焉的海底。

從此，再享不到溫柔的小扇扇動的香風了，幸福的命運之神不會來臨，祇遺留不些永世不泯的悔恨！

一九二六，七，十作

一九二七，四，十一改作

西望翠微

來住在山下已半年了，每日沈醉在這湖光山色中。

去年深秋的時節，才遷居此地，日日看楓葉鮮紅的小島上，拱立着老松兩株，平波的燕舫湖中，浮着石船，彷彿在飄搖。每當月明如水的時候，我便佇立在舫上，水中的浮影映着我眼珠晶瑩，月光下面的松柏，都似仙侶。或者在朝日未出之前，看灰雲的幻變；不久一輪鮮紅的旭日，笑在塔後，這時候，回頭斜睨山光，真似浴

後的香妃。我最幸福的，是去年冬天，每天上德文在早七點鐘，這樣我可以在寒風撲面的夜間，起來圍湖邊跑一二圈，然後往課室的道上走着時，正對着西山。

哈，若提起西山，真要叫我追憶，還要叫我希望。每當我潦倒失意的時候，（固然我無時不潦倒失意），便想起我的西山，因此我每日裏要注視它有多少次，然而注視它千萬次，它的姿態，便會千萬次不同！西山像個美女，美女都不配擬它，像個美貌的女伶，雪朝，雪夜，紅日的早晨，清風的白天，微沙的下午，朦朧的黃昏，大風狂吼的深夜，濃霧迷蒙的終日，還有，春雲變幻中，

秋雨連綿裏，或者遠處軍笳豪壯，幻憶中寺鐘沈默，小橋下流水哀婉時分……及夢中醒來睡不着的子夜，你隨時去看她，她隨時給你微笑，愁笑，苦笑，愁容，怒容，壯容，或者她竟全然埋向窮蒼裏，不給你看見。

我相信，這不是偶然的吧？她那微笑的粉靨上，我看見了千年積下的愁容。我相信，這偉石叢莽下，一定壓着有多少悲怨，這一切悲怨，你偉大的西山，既不能向蒼海號咷，又不能向碧天訴怨，只有時看時令在嬉戲，因而苦笑吧了。自從我來到這裏已欣賞了不少西山的變幻了，本擬每天寫一首詩，練習寫景，但終未果，如今